



إشكاليات ترجمة الكناية في رواية "الذرة الرفيعة الحمراء" من منظور التكافؤ الوظيفي

在功能对等视角下《红高粱家族》小说中的隐喻翻译问题

آية علي عواد محمد^١

^١ باحثة دكتوراة ب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ألسن، جامعة قناة السويس، الإسماعيلية، مصر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نظرية التكافؤ الوظيفي؛ رواية "الذرة الرفيعة الحمراء"؛ ترجمة "الذرة الرفيعة الحمراء" العربية (النسخة المنقحة)؛ استراتيجيات الترجمة؛ الكناية

Abstract:

Metaphor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literary works, as its unique expressive technique distinguishes literature from everyday language, adding a layer of literary quality. From a traditional rhetorical perspective, metaphor, as a rhetorical devic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s literary creation. Aristotle, one of the pioneers of metaphor rhetoric, believed that metaphor is essentially similar to simile, serving as a rhetorical means to convey the same meaning through word substitution and functioning as a modifier in sentence structure. Aristotle emphasized that metaphors arise from the connections and contrasts between things, and great writers must be skilled in discover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different objects. Furthermore, Richards proposed the interaction theory of metaphor, asserting that a metaphor consists of a primary and secondary subject tha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rench scholar Fondane categorized metaphor as a figure of speech, believing that metaphors are assigned new meanings to express different



emotions, which differ to some extent from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These theories provide a profound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hetorical use of metaphor in literary works, demonstrating its unique function and value in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ranslation theory; Red Sorghum; revised Arabic translation of Red Sorghum;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etaphor.

摘要

隐喻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独特的表现手法使得文学作品区别于日常语言，增添了文学性的色彩。从传统修辞学视角来看，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历史悠久且深刻影响着文学创作。亚里士多德是隐喻修辞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隐喻本质上与明喻相似，是通过替换词语来传达相同意义的一种修辞手段，并且在句式起到修饰作用。亚里士多德强调，隐喻来源于事物间的联系与对比，优秀的作家需善于挖掘不同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此外，理查兹提出了隐喻的互动论，强调隐喻是两个主词相互作用的产物。法国学者方达尼尔则将隐喻归为辞格之一，认为隐喻是为了表达不同情感而赋予事物新的意义，具有不同于原始意义的多重含义。隐喻的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修辞提供了深刻的视角，展示了隐喻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功能和价值。

关键词: 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家族(修订本)》阿译本；翻译策略；隐喻。



1. 隐喻

隐喻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是无可厚非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学，正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日常用语习惯的隐喻表现手法，使文本更具有文学性。

1.1 传统修辞视角下的隐喻

隐喻在传统修辞学中有着悠久历史，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与明喻相似，通过替换词汇传达相同含义，并起修饰作用，源自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理查兹提出隐喻互动论，认为隐喻由主要与次要主词的互动产生。法国学者方达尼尔认为，隐喻赋予事物新的情感意义，扩展了其修辞功能，且隐喻的本质是传达不同情感的新的概念。¹

在阿语的词源:动词“كَنَى” (kanna) 的来源,其过去式为“كنا يَكْنُو” (kana yaknu)。此动词表示“避免直接说出,而用别的词语来代替”的意思。定义:在阿拉伯语语法学中,“隐喻”(الكناية)指的是不直接说出某事物的名称,而用另一个词语来代替。《秘密钥匙》一书的作者萨卡基指出,“隐喻”一词的词根“ك،ن،ي”在阿拉伯语中指“隐藏”的意思,不论它如何组合使用。²据穆罕默德·塞义德·谢赫翁所说,在语言学中,“隐喻”的定义是:一词的来源是“我称呼它为某物”。也就是说,当你不想直接说出某事物时,而用另一种说法来代替。在术语中,“隐喻”是指一个词语所指的是它含义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允许直接指向本来的意义。例如,“穆罕默德的脖子很长”(محمد)

束定芳[M]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3-6¹

² سلفاوي; أم الخير. البعد التداولي في البلاغة العربية من خلال كتاب مفتاح العلوم للسكاكي. PhD Thesis.

(طويل النجاد،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穆罕默德的脖子很长”，但实际含义并非此，而是指穆罕默德的身高很高。这种情况下，既可以理解为“脖子长”，也可以理解为“身高高”。两种意思都成立，这就是隐喻的特点。¹ 根据这段文字，阿拉伯语学者阿哈迈德·盖拉什对“隐喻”(الكناية)的定义如下：隐喻是指使用一个词语，表达其必然蕴含的意义，同时也允许直接指向其原有的字面意义。通常情况下，更倾向于表达必然意义。“我们住在一个灰烬很多的人家”(نزلنا على رجل كثير الرماد)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他家灰烬很多”，但实际上是在隐指“他是个很慷慨好客的人”。因为“灰烬很多”意味着“烹饪很多”，而“烹饪很多”通常意味着“接待了很多客人”。所以这句话是在用“灰烬很多”这个词语来隐喻“他很慷慨好客”。²刘法公指出，隐喻在汉英文化生活中无处不在，人们通过使用隐喻吐露心声，写观察得出的结论。而理解隐喻需要依靠喻化思维，并运用自身的“经验”，找出不相干两件事物的相似点或客观逻辑。³ 对此，笔者认为理解隐喻更需要借助语境，将隐喻带入到具体文本中才能分析其特殊效果。

1.3 隐喻的定义

在上述两种不同的隐喻观下，出现了对隐喻不同的定义。《新明解国语词典(第七版)》将“隐喻”一词解释为不使用“像...”、“比...”等对比形式的比喻，采用如“雪肌”、

¹ الدكتور محمود السيد شيخون، البلاغة الوافية. (القاهرة: دار البيان للنشر ١٤١٢هـ-١٩٩٢م). ص: ١٣٨-١٣٩

² الشيخ أحمد قلاش. تيسير البلاغة. (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صفوان داودي). ص: ١٢٢

³ 刘法公[M]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文如其人”等隐示的方式解释 项事物的特征。¹ 《大辞林(第三版)》的解释也同样倾向于修辞学上的定义:在句式上不采用明喻的比喻,不使用“如...”、“像...”等喻词,例如“雪肌”、“玫瑰的微笑”。²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新明解国语词典》和《大辞林》中的隐喻都是指修辞学视角下的隐喻,而《现代汉语大辞典》则将隐喻的含义拓展得更宽、更加全面。《现代汉语大辞典》中的隐喻不仅涵盖了修辞学范围内属于修辞手法的隐喻,还涉及认知学领域中认知隐喻的部分。

本研究采取对等翻译理论对《红高粱家族》中的隐喻翻译展开探讨。《红高粱家族》中有大量隐喻表达,一部分是传统修辞学定义下的隐喻——“不含喻词的比喻”,如:“红布腰带坠成一牙残月”、“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另一方面《红高粱家族》属于典型的乡土文学,作者莫言运用了大量的惯用语、詈言、文化负载词,生动刻画了在高密县东北乡生活着的乡土百姓形象。因此,作品中的隐喻还包括如“拔了萝卜地面宽”、“留下买路钱”等广义上的隐喻。总体而言,本研究所涉隐喻表达包括不含喻词的比喻,以及表达字面所不具有的言外之意的惯用语、成语、詈言、文化负载词等。

功能对等理论力求找到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词来重现原文,即译文具有有一种最自然地契合原文的形式。因此,作

¹ 吴锦露. 认知隐喻视角下《红高粱家族》的汉译日研究[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² 吴锦露. 认知隐喻视角下《红高粱家族》的汉译日研究[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者认为该理论有助于最大程度缩短译文中修辞手段的接受者与原文之间的理解距离，从而实现最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为了保持目的语的意义内涵尽可能地不变，译者需要在源语和目的语双重认知域的制约下，准确理解原文本作者的文字意图，并完全把握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思维、阅读模式和文化经验。使译语读者和译语文本的关系更加接近源语读者和原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功能对等译者应理解原文语境含义，在语用层面再现原文内容，使译文读者实现原文读者一样的共鸣感。不难看出，隐喻翻译关键在于译者的认知观，即对源语隐喻的理解和对异语言之间认知方式的协调。

笔者来考察译者哈赛宁在阿译文中是否“认同”莫言的意象选择，有何异同，并探讨差异背后的动因。笔者将基于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研究莫言隐喻辞格中上述翻译七类一部分的属性分布，并对比分析译文，探讨译者处理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隐喻意象的方法和策略。

1. 直译

当中阿隐喻的本体和喻体意象一致时，中阿读者对该隐喻也会有同样的认知方式。这种情况下，采用隐喻直译法可以还原中文的喻体意象，使得阿语读者获得与中文读者同样的对待。

例 1

原文：余司令打了一个嗝，说：“睡个女人，也算不了什么大事。”

“司令，王子犯法，一律同罪!” (P51)

الترجمة: - أن يقضي الرجل وقتًا بجوار امرأة، فإن هذا لا يُعدُّ جريمة كبرى.

- أيها القائد، إذا ارتكب الملك خطأ، فلا بد أن يُحاسب على خطئه مثله مثل الرعية!

(ص95)

分析:

余司令的部下任副官为被强奸的玲子抱打不平，希望余司令能够枪决加害者。余司令再听到有人奸淫“我中国姐妹”时，义正言辞的表明态度认为当杀，却在知道加害者正是对自己有恩的亲叔叔-余大牙时，反口说到这不算大事。

“王子犯法，一律同罪”的类似说法还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天子犯法，同于庶民”等等，最初来自于《史记·商君列传》。

在中国古代封建时期就有“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之说，但商鞅在变法时对待犯法的秦孝公的太子同样要求处以惩罚。即使最后是以太子的老师代为受刑而了结，称不上是真正的法律平等，但却是首次对王权贵族的法律特权发出了挑战。

随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明清时期被广泛使用，如李伯元的《中国现在纪》第二回中就有“俗话说的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们这里只知道关押犯人，却不会分辨谁是老爷，谁又不是老爷。”的例子。用以隐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地位是否高贵，有何人脉。任副官使用该句话借以表达，奸淫者不论是谁都应该受到处罚，即使是余司令的亲叔叔也不应该念旧情、徇私情。

埃及与中国一样也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过度时期。埃及宪法第 53 条规定法律面前不能因贵族身份、勋章荣典，或是人种、性别、信仰和社会地位等而给予优待。原

文虽然使用的本体是“王子”，但在后世引用中多指皇。哈赛宁教授对“王侯”的解释为王和诸侯，正好与中文中的贵族阶级相对应。并且，法律面前不徇私情，不论身份地位的意象在阿文中也能够达到同等映射。译者选择直译法，将任副官使用的隐喻直接转移到目的语中，目的语读者也能很自然的感受到任副官是隐指余司令不可因私情包庇余大牙。

例 2

原文：高粱与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P21)

الترجمة: كانت الذرة مثل فلاحى القرية تنتظر موعد حصادها. (ص44)

分析:

以上个例句是关于“花”的隐喻。将时间与花相联系，并利用花会结果的自然规律，点明正如花会有果实那样，经过时间的推移，事情一定也会有相应的结果、结局。《红高粱家族》采用插叙的叙事手法，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线交叉重叠，此处的“等待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其实也为后面“爷爷”余占鳌伏击失败，高粱被践踏、烧毁埋下了伏笔。

从例 2 可以看出，译者采用的直译法。在原文中，作者使用了一个诗意的隐喻，描述了高粱田和人们都在期待时间的果实。这个隐喻可以理解为高粱和人类分享着同样的等待、希望和命运。而在阿拉伯语翻译中，将隐喻转为明喻的直译法，将高粱比喻成村里的农民在等待收获的季节。此处使得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阅读体验，并忠实于原文。

例 3

原文：这小子，就这点兔子胆还能杀人？(P151)

الترجمة: أه من هذا الرجل، جبان مثل الأرنب ويستطيع أن يقتل؟ (ص290)



分析:

李抒惠学者将“兔子”的隐喻意象进行了整理，有因外貌特征而使用的“兔子眼”，也有因动作敏捷而使用的“动如脱兔”。(2011:104)原文中“花脖子”绑走“奶奶”，向“爷爷”索要赎金，“爷爷”为了报仇，在“花脖子”放枪后假装害怕地抱头唔唔叫唤，“花脖子”奇怪传闻中杀了人的“爷爷”怎会如此胆小，便嘲笑“爷爷”是“兔子胆”。例中使用的“兔子胆”是借兔子生性胆小的特性，映射“爷爷”的胆子如兔子一般怯弱，怕事。同样具有胆小的意象，但源域“兔子胆”与目标域“胆小”隐喻在阿语使用习惯中并不常见。因此译者在此处添加上比喻词，隐喻转明喻，使两者的映射关系更加紧密。

2. 直译与注释

当俗语和文化负载词涉及文化典故、英雄人物或历史事件时，特殊的文化内涵使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但特殊的文化意象能够给目的语读者带来新式的文化体验，且不少喻体在原文中起着建构人物形象或情节背景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采取注释法，保留源文中的喻体意象，并附上注释直接阐明喻义，使喻义清晰化。

例 1

原文：鬼子撤退时，点燃了村里所有的房屋，冲天大火，经久不熄，把半个天都烧白了。（P155）

الترجمة: وعندما قرر الشياطين اليابانيون الانسحاب من المكان، قاموا بإشعال النيران في جميع مساكن القرية، امتلأت سماء القرية بالنيران المشتعلة، التي استمرت لفترة طويلة حتى تم إخمادها. (ص299)

分析:

父子二人在高粱地里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抗战, 尽管设法击毙了数十名敌军, 却最终因力量悬殊而无法取胜。傍晚时村民试图逃往村南却遭到日军的疯狂扫射, 数百人丧生在高粱地里。鬼子撤退时烧毁了整个村庄, 天空被染成血红色, 原本丰满的月亮也变得苍白凄凉。“鬼子”是对日本侵略士兵的蔑称, 译者丝毫没有改正或遮掩的想法, 完全忠实于原文的将“鬼子”这一隐喻转移到目的语中, 并添加相关解释, 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

《红高粱家族》讲述了英勇的高密县东北乡的平民老百姓如何英勇团结抗击日军的故事。“鬼子”一词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文本中经常见到, 单在《红高粱家族》文中就出现136次, 可见“鬼子”这一意象贯穿于全文, 再首次出现时, 添加详细的解释, 也方便对后续的“鬼子”意象进行理解。

例 2

原文: 曹县长一拍桌子, 说: “..... 你简直是鲁班门前抡大斧, 关爷面前耍大刀, 孔夫子门前背《三字经》, 李时珍耳边念《药性赋》, 给我拿下啦!” (P112)

الترجمة: ويبدو أنك أخطأت وجئت ترفع فأسك امام منزل لولو بان، وتهز سيفك امام قوان بييه، وترتل "الكتاب الجمل الثلاث" للفيلسوف الحكيم كونفوشيوس، وجئت تقراً كتاب الطب على مسامع الطبيب لي شه جين. أقول انك بفعلك هذا إنما تبيع الماء في حارة الساقيين. فاخلع عنك هذا الرداء" (ص208)



分析:

曹梦九被“罗汉大叔”请去断案，在看到“奶奶”的做戏后相信奶奶是良善之人，变断定庄长单五猴子羡慕单家财产，贪慕“奶奶”貌美才会设计杀害单扁郎和单老头。例 2 中的四个隐喻同一目标，即在行家能手面前卖弄本领，译者并未选择意译法将四项隐喻所指向的目标域直接提取出，也将除世界闻名的孔夫子之外三人，没加上注释性前缀，而是加阿拉伯语的对等的成语。不仅能让目的语读者在不了解这些历史人物的情况也能掌握文本想要传达的对应意象，还能使目的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差无几的认知体验。

3. 意译

不同语言映射着不同民族的认知体系，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文字载体。当某些文化习俗、地理环境等相差甚远时，隐喻的非对应性导致了隐喻翻译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不可译性。当源文本中的喻体意象难以使目的语读者联想起相似认知体验，有无法在目的语中寻找相似替代表达时，译者可以采取意译法。译者无需拘泥原文的修辞手法和句式，只需要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最终的认知效果。

如果中阿语言文化没有很强的亲缘性，所以在意译概念体系上能实现一一对应，此种语言环境下，意译的隐喻翻译方法将更为适用。

例 1

原文：大爷说，“心急喝不得热粘粥。” (p5)

الترجمة: ونصائح الجد ليو بعدم الاستعجال على الفريسة. (ص 23)

分析:



“父亲”跟着罗汉大爷夜间里去河滩边抓螃蟹，看着螃蟹成群结队的朝着罩子灯围上来，就非常急切地想冲上去捕抓。这时，罗汉大爷按住“父亲”的肩头并说出上述隐喻。热乎乎的粘粥的确让人非常有食欲，却可能因为着急，一不小心反而将自己烫伤。类似还有“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走马看不了春秋”等等隐喻，表示越是喜欢越不能心急，不然反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此处罗汉大爷使用“心急喝不得热粘粥”来告诫想要冲上去抓螃蟹的“父亲”，可能会因为心急导致螃蟹都被吓跑，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抓不到。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不一样，没有喝粥的习惯，但是，阿语中还有如“أبردوا الطعام الحار، فإن الحار غير ذي بركة”等词表达怕吃热食的人，同时表达不能心急的隐喻，可见阿语读者可以对于无法吃“热粥”这个本体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之前后文完全未到“父亲”和罗汉大爷要喝粥吃饭的内容，很容易让译文读者联想到此处为隐喻告诫之意。但是，译者选取了意译法，将中文文本中的意象转移到了阿语文本中，可是，没有保留了源文本的本体隐喻特征。

例 2

原文：这条公路，是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用皮鞭和刺刀催逼着老百姓修成的。（p7）

الترجمة: عرف أن الركب سيسير صوب طريق جياو بينغ الذي قام الجيش الياباني وعملأوه بتعبيده مسخرين أهل القرية. (ص24)

分析：

“狗”很早就受到了人类的驯化，成为家畜。关于“狗”的意象也非常之多，有表示地位低微的“看门狗”；表示凶狠残忍的“狗咬狗”；还有表示鄙夷、厌恶之情的“狗东西”等等。除此之外，“狗”还代表着忠实与信赖，如：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走狗”原意指外出捕猎时帮助捕捉和追寻猎物的猎犬，来源于《史记》中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中的“走狗”指代奔走效劳的人，借狡猾的兔子死后，走狗无用也会被烹饪而食，来隐喻人没有利用价值就会立刻被舍弃。这一意象在后世逐渐演变为特指阿谀奉承、帮助恶人做坏事之人，比“爪牙”更多一层对谄媚表示鄙夷的情感色彩。

阿拉伯语中的“عميل”和“تابع ذليل”在基本意义上确实符合“走狗”的中文含义，指帮助恶人做坏事的人，但缺乏“狗”这一隐喻性的直接联想。而如果译者将其翻译为“وعملائه الكلاب”可以实现隐喻的对等，因为“الكلاب”明确保留了“狗”的意象，能唤起与原文类似的情感共鸣和隐喻感。

例 3

原文：闪闪烁烁的骡蹄铁下，一簇簇尘土遍地开花。(P105)

الترجمة: وبينما كان البغل يمضي بهذه السرعة، كانت تظهر وراءه كميات كبيرة من التراب الذي ملأ سماء الطريق. (ص193)

分析：

在原文中，作者使用了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视觉比喻，描述骡蹄下扬起的尘埃如同“到处绽放的鲜花”。但在阿译文中，这个诗意的视觉隐喻被舍弃了，改为更直接、更贴近现实的描



述,即“大量尘土”在骤后飞扬,充满了道路的天空。译者采用的意译法,目的是用更现实、更为读者熟悉的方式来重塑原文中的文学修辞形象。但笔者认为,根据奈达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将隐喻翻译为明喻可归为其隐喻翻译策略中的第三种方式。这种策略通过将隐喻转化为明喻,如翻译为“وتطير ”
والغبار خلفه كما لو كان أزهارًا تتفتح بفعل حوافر البغل اللامعة”,既保留了原文的形象感,也使目的读者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和感受文本的意境。这样的表述进一步强调了隐喻对等的实现效果。

例 4

原文:奶奶自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闷在家里,几乎与世隔绝。(P121)

الترجمة: وقد كانت جدتي منذ صغرها محبوسة في منزل أبيها لا تغادر عتبة البيت.
(ص226)

分析:

余占鳌闯进“奶奶”屋里,不料“奶奶”却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来,抬手就是一耳光,余占鳌随即问“奶奶”是否真的不认识他。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古代住宅极具民族特色,空间布局和居住分配也极为讲究。惯用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中的“大门”正是指外院的正门,而“二门”则是指分隔开内院和外院的“垂花门”。

阿拉伯传统住宅的结构与中国古代住宅有所不同,缺乏“大门”“二门”这一具体的文化概念,因此读者对“不出大门,不迈二门”的文化体验难以产生共鸣。译者采用意译法,将原文中“奶奶”从未走出家门的意象转化为“لا تغادر”



”عتبة البيت” (不离开家门的台阶)，这一表达更贴近阿拉伯文化的习惯用语，避免了对陌生文化背景的困惑。

这一意译方式能够使阿拉伯读者在文化背景不同的情况下，通过熟悉的语言形式理解上下文的叙述。例如，通过“奶奶”从未出门这一设定，清楚地了解她为何不认识“余占鳌”，从而使读者能够顺畅地理解情节逻辑。这种翻译策略虽然未能完全传递源文中蕴含的文化隐喻，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化信息的缺失，成功实现了功能和文化上的对等。

例 5

原文：当一个雄性兽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由于没有必要猴子戴帽，他会

加倍疯狂，他会脱掉那些刺绣着美好文章的楚楚衣冠，像野兽一样扑上

去。(p325)

الترجمة: فعندما يكون هناك إنسان وحش مفترس بمفرده، لن يكون مضطرا لأن يرتدي قناع الإنسانية، وسيضاعف من جنونه وطيشه، وسيخلص من جميع الأقنعة، وينقض على فريسته بكل وحشية. (ص610)

分析：

当六个日本兵对“二奶奶”实施暴行时，“我”在想如果只有一个日本兵，是否就会因为想起自己的妻子或母亲，而引发恻隐之心，但最终“我”得出的结论是不会的。“猴子带帽”来源于成语“沐猴而冠”，出自《史记》，韩生讥讽项羽“以为汉庭公卿诸如沐猴而冠耳”，后形成歇后语：猴子穿衣戴帽，终究不是人。



“猴子”属于灵长类，也是与人类最亲缘的种族，汉语中存在不少与“猴”相关的词汇，且大多带有负面色彩。如：尖嘴猴腮；猴子学走路-假惺惺；猴子唱戏-想一出是一出；猴子学人样-装相等等。穿衣戴帽是人类的习惯，“猴子”与人相近，但因为终究不是人类，穿衣戴帽只会给人似像似不像的奇怪感觉。例 9 中的“猴子”指的日本兵们，而“戴帽”则是隐喻日本兵们假装像人类一样讲文明，讲道德。

译者提取“猴子戴帽”隐指的装腔作势、装模做样的实际内涵，采用意译法将作者想要反讽日本兵的情感直接明了的展现在目的语读者眼前，使目的语读者轻松就能理解日本兵迟迟不对“二奶奶”事实暴行，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来性善，而是不会被迫戴上人性的面具，直接点出了隐藏本性的行为，就如“猴子戴帽”一样可笑。译者在这里根据目标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以确保准确传达原文的内涵。虽然失去了原文的文学性，但更容易被阿拉伯读者理解。

4. 换译

受社会文化、习俗习惯的影响，源语与目的语中相同词汇的内涵差别显著，源语读者与目的语读者会对同一本体产生不一样的联想和不同的认知方式。因此，在无法使源文本与译本的喻体直接对等时，可以在目的语中寻找相似表达进行转换，尽量争取最大地等值翻译，给予目的语读者相对等体验。

例 1

原文：路边说话，草颗里有人 (P131)

الترجمة: فإن الشيطان لها أذان (ص248)

分析:

在《红高粱家族》中，酒坊的伙计讨论“奶奶”的趣事时提到“路边说话，草棵里有人”，意指谈话可能被他人偷听，提醒小心言辞。这一表达类似汉语中的“隔墙有耳”或“路边说话草儿应”。但阿拉伯语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表达，直译会引发文化误解。因此，译者采用了阿拉伯语习语“فإن الحيطان لها آذان”（墙有耳），以传达“秘密容易泄露”的意义。这种转换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核心意义，还避免了文化错位，确保目标读者准确理解。

例 2

原文：我们八路军绝对不从朋友碗里抢饭吃.... (P187)

الترجمة: إن الجيش الثامن لن يقدم أبداً على خطف اللقمة من فم أصدقائه، فإذا لم نتواصل إلى اتفاق فيما بيننا، ستبقى الصداقة قائمة. (ص359)

分析:

江队长说这句话是因为在战争时期，八路军需要当地人民的支持和食物，但队长认为不应强夺，而是要尊重人民、维护友谊。他强调“不从朋友碗里抢饭吃”意味着要与人民建立互利关系，体现了八路军的革命理想和军纪，保持高尚的道德操守，赢得人民支持。

原文使用了“抢饭”一词，带有一定侵占性。翻译者用了“خطف اللقمة”（抢夺一口食物）这个词，更精确地表达了这种行为。“从碗里”被替换成了“من فم”（从口中），体现了更亲切、更贴近人的意象。从“从碗里”到“从口中”的转换法不仅保留了隐喻的表达形式，也能使的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的对等。



例 2

原文：他之所以迟迟未入绿林，原因很多。（P94）

الترجمة: فكانت هناك أسباب كثيرة جعلته يتأخر في العودة إلى مأواه داخل حقول الذرة. (ص174)

分析：

“爷爷”既是领导队伍抗击敌人的革命烈士，又是杀死花脖子、单扁郎和单老头的凶手。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善与恶两个方面。“绿林”一次原指王莽等人起事时所在的地点-湖北绿林，后隐喻聚集在一起反抗政府或打家劫舍的团体。“绿林好汉”、“绿林豪客”与普通“盗贼”不同，具有一定的褒义词性。“爷爷”在奶奶去世之后也曾加入土匪帮，但作者将“爷爷”的土匪形象也描写的积极向上，因此“绿林”也隐含了“爷爷”不是做杀人放火的土匪，而是奋起反抗的绿林英雄。

“绿林”一词也存在于阿语中，但仅仅表示绿色的森林，与英雄好汉和壮士的聚集地不存在任何的映射关系。译者如果将“绿林”只换译为“مأواه داخل حقول الذرة”，则会给“爷爷”这一形象注入过多的负面效果。阿拉伯文化中完全缺失的“绿林”文化，导致中阿两国对于“绿林”隐喻的不对等，提取主要信息和文字色彩的换译法就能使隐喻翻译最少的降低信息量的流失。

例 4

原文：哑巴是余司令的好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抹饼”的草莽英雄。（P9）



الترجمة: وكان الأخرس صديقاً قديماً وحميماً للقائد يو، بطلاً رافقه طويلاً، واكلًا معًا الخبز وسط زراعات الذرة. (ص26)

分析:

“抻饼”是山东特色美食，因需用双手拧着吃而得名。在艰苦的时期，抻饼因制作简单、易储存而成为盗匪的象征。阿拉伯文化中虽有类似面食，但与盗匪无关，阿拉伯习语“اكلًا معًا الخبز والملح”表达的是深厚友谊。如果直译或省略，可能导致误解。由于“爷爷”余占鳌既是抗战英雄，又是盗匪，抻饼在故事中对人物塑造至关重要。译者通过直译保留了核心内容，并借用阿拉伯习语增强文化意义，或通过注释解释，帮助读者理解“抻饼”与“盗匪”的关系，同时丰富人物和情节。

5. 省译

阿拉伯语倾向简洁表达，避免华丽修辞。因此，译者通过省略调整语言风格，迎合阿拉伯读者的审美偏好。为了控制篇幅，避免冗长，译者删减非核心信息。总体而言，省略翻译考虑了文化差异、表达习惯和篇幅控制等因素，旨在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读者的语言习惯。

例 1

原文：外曾祖父遮遮掩掩不回答，外曾祖母把奶奶的女伴们痛骂一顿，其

意大概就是说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之类。(p37)

الترجمة: وكان والدها يتهرب من الإجابة على تساؤلاتها، أما والدتها فقد اكتفت بسب رفيقاتها، ظناً منها أنهن يحسبن ابنتها على الزوج الثري. (ص 72)

تحليل:

في 《红高粱家族》中，“奶奶”听说未来丈夫单扁郎是麻风患者，向外曾祖父求证时，外曾祖父遮掩不答，显然因看中单家的财富而同意婚事。外曾祖母用“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来讽刺“奶奶”的朋友，暗指她们因嫉妒“奶奶”能嫁入富贵家庭而造谣。这个隐喻源自《伊索寓言》，用来批评无法得到的事物就贬低它。“狐狸”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狡猾和贪婪的负面象征，而在阿拉伯文化中，狐狸也代表狡猾。阿语中有类似隐喻“البومة تحسب نفسها من طيور الليل”，意味着因自身能力不足而贬低无法得到的事物。译者在阿语中使用了意译，将外曾祖母的贬低之情转化为“هن يحسبن ابنتها على الزوج الثري”，直接表述了嫉妒和情绪，虽然失去了隐喻的文化特色，但简化了表达，避免了误解。

النتيجة

المقالة الرئيسية هي 《红高粱家族》 في رواية عن التمثيل المتكافئ، 《红高粱家族》 هي من أشهر أعمال موليان في قائمة الأعمال الأكثر شهرة، لكن معظم الأبحاث تركز على النسخة الإنجليزية، وتضع النسخة العربية في حيز ثانوي. هذا البحث من منظور التكافؤ الوظيفي، يحلل استراتيجيات الترجمة المستخدمة في النسخة العربية للتمثيل المتكافئ، مثل الترجمة الحرفية، الترجمة الحرفية مع حذف أو إضافة، أو الترجمة الوظيفية، الترجمة الوظيفية، الترجمة الوظيفية، والترجمة الوظيفية. المترجم استخدم استراتيجيات متنوعة، وسعى لجعل القارئ المستهدف يحصل على تجربة إدراكية مشابهة للقارئ الأصلي. الترجمة الحرفية والوظيفية هي الأساليب الرئيسية، بينما حذف أو إضافة الترجمة الوظيفية أقل استخداماً. المترجم سعى لالتزامه بالنص الأصلي، وحافظ على شكل التمثيل المتكافئ، لكن عندما لم يتمكن من تحقيق التكافؤ الوظيفي، اختار التخلي عن شكل التمثيل المتكافئ، ونقل المعنى للقارئ المستهدف، لتحقيق التكافؤ الوظيفي.